



儒

藏



精華編二四七冊下
集部

儒藏



北京大學《儒藏》編纂與研究中心

圖書在版編目(CIP)數據

儒藏精華編二四七：全二冊/北京大學《儒藏》編纂與研究中心編.—北京：北京大學出版社，2016.10

ISBN 978-7-301-11965-5

I. ①儒… II. ①北… III. ①儒家 IV. ①B222

中國版本圖書館CIP數據核字（2016）第224883號

- | | |
|-------|---|
| 書名 | 儒藏（精華編二四七）（上下冊）
RUZANG |
| 著作責任者 | 北京大學《儒藏》編纂與研究中心 編 |
| 責任編輯 | 魏奕元 |
| 標準書號 | ISBN 978-7-301-11965-5 |
| 出版發行 | 北京大學出版社 |
| 地址 | 北京市海淀區成府路205號 100871 |
| 網址 | http://www.pup.cn 新浪微博：@北京大學出版社 |
| 電子信箱 | dianjiwenhua@126.com |
| 電話 | 郵購部62752015 發行部62750672 編輯部62756449 |
| 印刷者 |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 |
| 經銷者 | 新華書店
787毫米×1092毫米 16開本 93印張 898千字
2016年10月第1版 2016年10月第1次印刷 |
| 定價 | 1200.00元（上下冊） |

未經許可，不得以任何方式複製或抄襲本書之部分或全部內容。

版權所有，侵權必究

舉報電話：010-62752024 電子信箱：fd@pup.pku.edu.cn

圖書如有印裝質量問題，請與出版部聯繫，電話：010-62756370

鳴謝

《儒藏》精華編惠蒙善助，共襄斯文；謹列如左，用伸謝忱。

本煥法師

壹佰萬元

智海企業集團董事長 馮建新先生

壹佰萬元

NE·TIGER 時裝有限公司董事長 張志峰先生

壹佰萬元

張貞書女士

壹佰萬元

本册审稿人
本册责任编辑委

陳新
張麗娟

駢字騫

ISBN 978-7-301-11965-5



9 787301 119655 >

定價：1200.00 元
(上下冊)

《儒藏》精華編第二四七冊

集部

下冊

道園學古錄 道園遺稿（道園學古錄卷之三十五—道園遺稿卷之六）〔元〕虞集

師山先生文集〔元〕鄭玉

道園學古錄卷之三十五

歸田稿九

雍虞集伯生

記

王文公祠堂記

至順二年冬，中順大夫撫州路總管府達魯花赤塔不台始至郡時，守以下官多闕。侯迺以民事爲己任，先事而憂，惻怛周至，平易之政，人甚宜之。雨暘稍愆，若致自己，且備且祈，得不爲藹。歲豐時和，郡邑安靜，則求其所當爲者而盡心焉。明年，故

翰林學士吳公澄，就養郡中。過故宋丞相、荊國王文公之舊祠，見其頽圯而歎焉。侯聞之曰：「是吾責也。」乃出俸錢，命郡吏董某、^①譚某、^②儒學直學饒約、揭車使經營焉。樂安縣達魯花赤、前進士變理溥化，興國路經歷、前臨川縣尉張雱，與郡士之有餘力者，各以私錢來助。經始於某年某月某日，^③以某年某月某日告成。^④侯介予從子宣，傳其事于石。^⑤

按郡志，宋崇寧四年，郡守田登爲堂於守居之側，肖公像而祠之。淳熙十五年，郡守錢某更築祠，而象山陸公九淵爲之記。

①「某」，類稿本作「彥誠」。

②「某」，類稿本作「繼安」。

③「某年某月某日」，類稿本作「元統二年三月壬子」。

④「以某年某月某日」，類稿本作「十二月甲子」。

⑤「傳」，類稿本作「來求篆」。

公故宅在城東偏塩步嶺，有祠在焉。作而新之，則侯用吳公之言也。郡人危素，將重刻公文集，吳公爲之序。既而吳公歿，侯是以徵文於予也。嗚呼！昔人之言曰：「周公歿，天下無善治。」奮乎百世之下，必欲建立法度，以堯、舜其君民，而又得君以行其志，則未有如公者也。況乎冰霜之操，日星之文，卓然命世之大才者乎！陸、吳二子之言，既足以極公志之所存，今昔不足於公者，又有以盡破其偏私之蔽。而世俗口耳相承之議，遂無復容喙於其間，雖公復生，亦將慙然於斯，可謂千載之定論矣。然則今侯新公祠，豈直爲觀美也哉？世之從政，果如陸子所謂出乎老氏之緒餘者，久已鮮矣。而波頽風靡之中，求如公之所謂因循，所謂流俗而不足與有爲者，亦且無之，安得有如公立志操行者哉？廉耻道喪，士

習愈下，表而章之，使人士拜公之祠，瞻公之象，誦公之文，考公之行，以求公之志而有所感發焉。則貪者可以廉，懦者可以立矣。其於人心風俗，豈小補哉？若夫其所爲學者，陸、吳之言備矣，學者尚有考焉。乃作迎享送神辭以遺之。其詞曰：

天高日晶，百世之師；野水秋雲，悠悠我思。澹澹荒陂，晨曦載暉；言采其芹，遲公來歸。山川出雲，無往不復；草有零露，在彼靈谷。尋窮于原，亦企于石；父母之邦，庶幾來食。盈庭之言，匪今斯今；邦人之云，式究予心。作者之興，實命自天；哀哀民生，何千萬年？

南豐曾氏新建文定公祠堂記

君子之欲行其道者，時王之制有所不得爲，則推其法意之所得爲而爲之，此聖賢所以無不可行之時也。昔者，諸侯之國，其昆弟、子孫，得以公族爲大夫，爲士，有田有祿以養之。國有宗廟，世守其祭祀。百世之子孫祭于大宗，五世之子孫祭于小宗。而祖考之神靈，蓋有所歸矣。後世貴爲公卿，而無國邑，惠澤無以遍及其族人。君子原本而充類，盡然傷其心，是以有置義田，以待後人之冠昏喪祭者矣。宗廟不立，祭享無所。君子思賢尊尊親親之道，而不得有所爲焉。於其賢者，則緣夫尸而祝之於社之義而致其意，則亦庶幾而已。

南豐曾氏，自魯國公有六子，其顯者三

人。文定公子固最賢，子開之文如其兄，而子宣最貴。子固之學，在孟氏既沒千五百年之後，求聖賢之遺言，帝王之成法於六經之中。沛然而有餘，淵然而莫測，赫然爲時儒宗。其文章深追古作，而君子猶以特公之一事云耳。魯公沒時，公弱冠未仕也。家甚貧，嫁孤妹九人，必得其所。奉母夫人至孝，老死不衰。蓋其根於天性者純明，得於經學者深至，所以行其道者，衆人固不識也。是以官爵不過於郡守，奉人無踰於常僚。然猶悉其貲力，置義田於臨川郡城之後湖，與屬邑金谿之南原，立爲規約，以惠利其族，垂三百年矣。此所謂能行其法意於可爲者乎？不然，何其能久也？今其族孫元翊，以其父正子之遺命，作公祠堂於後湖之上。使其族之人，食焉而思其本，居焉而敬其身。則公之遺意，雖去之百世，而

烏有終窮者哉？烏乎！公之至元翊八世矣。於廟則已遠，於社則已疏。即其所遺田而祠之，使群情之渙者有所萃也，不亦可乎？元統癸酉，祠堂成，適予自京師歸臨川，來求文以爲記。故爲書此，俾附諸義田規約之後，而刻諸祠下云。十又一月一日，雍虞某記，并書篆。

奉元路重修先聖廟學記^①

我國家龍飛朔方，奄有中夏。世祖皇帝既定大統，人文聿興，學校之設，爲急先務。奉元本京兆，漢、唐故都，地望尤重。是以分鎮於陝者，平章廉公某、參政商公挺、平章賽公某、僉省嚴公某，先後作成宣聖廟儒學於郡東南。有禮殿、殿門。其東西廡爲從祀之舍。後有講堂，有石經之亭，

唐人石刻附焉。儀門之外有齋宮，外爲都宮，有櫺星門，此其大略也。時東平徐公琰，方爲行省左司員外郎，實記而刻諸石，則至元十三年丙子之歲也。其後，陝西行中書省、西行臺皆治奉元，有司校官治廟學無敢闕失。會歲荐飢，勿遑繕葺。仍改至元之二年，歲在丙子，瞻思帖木兒不花爲行臺御史，乃建言曰：「今歲事有成，民汔小康，禮義之教，需此焉出，歲行六十，時其復矣。」以更治廟宇爲請。且其說曰：「諸賢從祀廟廡，歲時之奉，其與享焉。非請益受業，而皆繪以侍立，於俎豆之設未便，請如國子監廟制，皆塑像坐食爲宜。」臺端唯而從之。相繼以就其功者，則御史蒼間李伯述、何執禮、李中、蔡明、安達你諸君子

① 「先」字，類稿本作「宣」。

也。於是，陝西行省、西行臺，各率其屬出俸以爲之先。豫王王相府、鞏昌帥府、怯憐、屯田二總管府，下至郡邑之吏、好義之士，聞風勸助者相續。四月命工度材，各給

其直。工傭之費，稍廩之給，凡爲鈔貳萬緡。如民間之通工易事，無官府之擾。是以明年八月告成，而民不知有是役也。四年二月，官又給費脩石經廊廡。五年夏，御史李中，又計學廩之贏，修神厨、倉屋、更衣之室，及提學官廨。冬，御史蔡明、安達你更建櫺星門。是年，李御史巡行西道，得豪民所侵學田五十餘頃，刻石著其疆畔。租入之數，以畀之學官。六年，御史變理溥化司廣，以爲學校之政既修，風紀之效爲大，使學生姜碩，以其事來徵予爲文以爲記。噫！前有徐公之文在，集何敢有所紀載於其後乎？而二君知集之先，雍人也。集其

敢不爲雍之父兄子弟，頌憲臺君子之美，而紀其成績，推本關陝道學之自，以成諸君子作成人才之意乎！

集聞之，茲土也，昔者周公嘗治而教之矣，禮樂其具也。出之於宗廟朝廷之上，行之乎學校井田之間。因其秉彝好德之懿，而詠歎夫天命之不已。因夫卦畫示人之蘊，而發揮乎變通之無窮。致嚴於閨門衽席之微，而推至乎天地神明之著。致察乎時物衣食之末，而究極乎輔成化育之功。耕祿之均，施之四海而無不準也。祭祀之達，傳之子孫而無不保也。三代以降，人文莫過焉。世降俗易，仲尼猶有不復夢見之歎，而況於千載之下乎？漢、唐之遺迹，無復有者，又何有於教之可言邪？昔二程子得周子之傳，而起于洛，邵子在焉。橫渠張子特起於關中，其學一原也，而尤有意於制

作之事焉。程子之言，有《關雎》《麟趾》之意，而後可行《周官》之法度，此周公之遺意，^①而張子之志也與？《正蒙》之書，學者受讀，訂頑之銘，推極乎事親事天之誠。而程子以爲，其脩辭之不可及，其勇知之所造，非振古之豪傑，孰能與於此？而其言曰：「貧富不均，教養無法。雖欲言治，皆苟而已。議與學者買田畫井，正其經界，不失公家之賦。而立斂法，廣儲蓄，救災恤患，厚本抑末，以見先王之遺意，而當今可行也。」又曰：「今欲以正經爲事，自古聖賢莫不由此而始。遠者大者，有所未及，而可於家庭見之。」又曰：「學者且須識禮，可以滋養德性，集義養氣，蓋有所據依。即有常業，可以見諸行事。」其端緒可見如此。方是時，關、洛相望，表裏經緯，孟子以來亦未有盛於此時者哉！其爲言也，衣被天下，

後世至于今賴之。詠歌《周南》者，不亦歸求而有餘乎？世祖皇帝初年，覃懷許文正公上書，與師友講明於斯矣。去之朝廷，儒者之效，遂大見于當世。而至元、大德之間，猶有守志厲操之士，高蹈深隱於其鄉。朝廷不愛尊位顯爵，以延致之，以表式于四方，聞其風而及其門者亦多矣，未必其寂然也。夫其風氣四塞之固，土厚而水深。其生人也，質直而忠厚。^②是以文王、周公之教易行焉。仲尼所以贊諸《易》，詠諸《詩》，載之於《書》者，莫非其事。至於關、洛諸君子而大明焉，舍此無以爲教矣。學於斯者，思周公之爲治，以極于孔子之道。因橫渠之學，而博通乎濂、洛之原，則化行俗美，賢

① 「遺」，類稿本作「微」。

② 「直」，原作「真」，據類稿本、四庫本改。

才衆多，豈不於吾雍學而見之乎？《詩》曰：「南山有臺，北山有萊。樂只君子，邦家之基。」不有聖賢之遺教，則斯焉取斯乎？請以復諸大夫君子，而與其都人士講焉。

澧州路慈利州修儒學記^①

澧州路慈利州，在春秋時爲楚地。秦置黔中郡。漢、魏以後，地總於武陵。隋開皇□年，^②始置慈利縣。我國朝□□□□年，^③升爲州。州有宣聖廟儒學，皆因其舊。大德壬寅之歲，^④邑士萬士龍請於州，出私財而作新之。禮殿、門廡、講堂、齋舍悉具，合爲都宮禮殿。有先聖及配享，皆肖象於位，冕服如其制。從祀先賢，繪事在東西廡。州郡侈其工，上其事于湖廣行省，行省

言于朝。丞相用禮官議，旌其門曰「樂善向道」之門，有司作門于所居，署之如其文。廟南有道東、西出，各樹門其端，亦以「樂善向道」分題之，于今三十有餘年矣。食其食而事其事於斯者，閱歲月如流水，乏補葺之功，^⑤循就圯壞。仍改至元之二年十月，奉訓大夫也先海牙來監州事。始下車，以學校爲己任。嚴學職訓導之事，擇凡民之俊秀，充大、小學弟子員，而程督其弦誦課業，庶幾知教之序矣。乃謀大修其學宮，進士龍之子文綬、孫鶴，而告之曰：「爾祖、父之爲學也，朝廷知之，行省憲司上之，州郡表

①「修儒學記」，類稿本作「重修宣聖廟學記」。

②「□」，類稿本作「三」。

③「□□□□年」，類稿本作「元貞丙申之歲」。

④「大」，原作「太」，據類稿本、四庫本改。

⑤「乏」，原作「之」，據類稿本、四庫本改。

之，鄉人士弗忘。乃子、乃孫，尚能修先人之業乎？」文綬、鶴頓首，承邦君之命，畢先人之志。於是，增修禮殿，新陶瓦以易敝漏，美丹漆以發昏黯。因棟宇之舊而擴闢其外，視道路之所由出入，甃以甃之。泮水有池，去汙納清，深廣相稱。樹十二戟於門，如王宮之制。先賢從祀於兩廡者，易繪以象，冕服如制。象有位，位有屏障而施帷焉，凡百有五。始作雅樂，備登歌之工，八音之器，使諸生肄焉。有祀于先聖先師，則用之。取經書子集於四方，度于雲章之閣，以待學者之觀覽焉。於是「向道樂善」二坊門廢，亦起而更築之。明年八月，朝散大夫榮溥來治州事，實相與左右，以迄于成。卜日之吉，率僚佐人士舍菜于先聖先師而告焉。延萬氏子孫於州庭，置酒食以禮之，爲書以識之曰：「鄉里有煩役，萬氏勿有與

也。」又明年戊寅三月，命其史強禮走臨川，求集記之。

集乃爲之言曰：今自天子之都，施及四海之際，凡郡縣莫不有廟學。其神，則先聖南面而坐，顏、曾、思、孟西面坐，侑食。自斯之從祀者，則孔子之門人，與先漢以來專經之士。而道統之傳，周、程以下九君子者，則我國家之制。其書則《易》《詩》《書》《春秋》《禮》《樂》，與《論語》《孟子》《大學》《中庸》。其所爲說，則周、程、張、邵之言，而朱子之所論定。而朱子又與呂成公，取周、程、張之言，作《近思錄》，以爲入道之階梯。我朝自許文正公以來，定爲國是。大公至正，而莫敢有異議者也。則凡學乎此者，皆明夫君臣、父子、兄弟、夫婦、朋友之倫，而求至其至而已矣。烏乎！三代而下，至于今日，爲學之道既明且盛者如此，

豈漢、唐所可望其萬一者哉？然而通都會邑之間，物欲功利之習，相與薰染者易深，文藝游末邪說，似是之類，充塞惑亂，又有甚焉。至於一鄉一曲，或各爲一說，更相祖尚。輕黷者無篤信之實，凡近者無高明之見，而吾道如天地日月之行，而學者不能以自至，則其居亦有害之者矣。吾聞慈利之爲州，遠在江湖之外，山深林密，民生不見外事，故爲浮薄之俗。壤沃而生敏，故易於從善。有賢守長知所以表勵而率先之，彬彬鄒、魯之風，豈難至哉？昔我世祖皇帝之取宋，淮南忠武王總兵而南，丞相實同受命。襄、漢、荆、楚至于交、廣，安定之澤，民至于今賴之。平章以世家子，數鎮外閫，惠政在人。監州年甫三十，膺民社之託，好學而明禮，清介而寬容。觀其脩學之舉，可以得爲治之方矣。榮侯秩

序已高，專意民事，吾恐慈利有不足以留二侯者，而揚于王庭有日矣，尚有以振起其州之士民哉！萬氏祖、子、孫三世，盡力於廟學，亦宜得書以爲勸。凡州之僚佐爵里、姓名，則見諸碑陰。

新喻州重修宣聖廟儒學記^①

臨江路新喻州，以渝水得名。轉渝爲喻，不知所自起。漢以來，已爲縣，及宋置臨江軍，新喻自宜春來隸之。其治在四大山之中，秀水淵注，是以草木深潤，文物俊異多出焉。故宋在汴時，劉侍讀敞生是鄉，稽古淵茂，有《禮》《春秋》之說，《史記》典故之舊尤習焉。與其弟若子博學洽聞，名於

① 「新」上，類稿本有「臨江路」三字。

一時，與搢紳大儒先生，蔚乎相望。自是而後，流風雅習，代有足徵者矣。其學校可知者，始宋崇寧二年，南渡後燬。紹興三年，令趙子琇始作之，給事中李公大有爲之記。紹熙二年，令曾光祖修之，工部尚書謝公譔爲之記。嘉定八年，令董燠又修之，寶謨閣學士章公穎爲之記。及內附國朝，至元二十二年乙酉，邑人以部使者真定趙公秉政之命，修學政，新大成殿，故宋太學博士廬陵劉公辰翁爲之記。三十一年甲午，縣陞爲州，而學無所改作。仍改至元之四年戊寅，朝列大夫知州事彭城李侯漢傑，始下車，謁夫子廟，慨夫五十四年之久而日敝弗葺也。乃出俸金，修職事以更飭廟學爲己任。既成，釋菜以告。其地在城東虎瞰山之上，俯臨澄潭，氣象雄固。得石泉於荆榛之中，甘潔可酌。作神厨近之，取其溉灌。

覈租人之蔽虧以續廩食，蓄書籍以足誦讀。範銅爲祭器，與雅樂之器，皆各有藏。助成者，其同僚達魯花赤忽都，同知小者木牙津，判官李可道、吳子山。勸相給使者，則州人蕭燾、晏南傑、傅行簡也。七月，使前鄉貢進士丁鏐，故宋參政正肅公之裔孫遜來求記之。

於是，盡得諸先達前記而讀之，未嘗不深歎其人物之多，文章之盛也如此。嗟夫！謝、章二公以名法從爲鄉先生，^①所以致意於後來學者，皆拳拳於心術之正，其言不可不深思之也。謝公之言曰：「古之教也尚德，今之學者尚文。」^②是則欲其人之尚德也。章公之言曰：「士而不知教，此漢、

① 「二」，原作「三」，據類稿本、四庫本改。

② 「者」，類稿本作「也」。